

千年古村余家坝添新彩

徐国平

位于西坞街道金峨山西麓、金溪东畔的余家坝村,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据该村《宗谱》记载,在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时(954-959),有余姓祖先十府君偕戴、蒋两友人,游历金峨山,见其西麓奇峰林海、山明水秀,虽耕地面积不多,但不染尘嚣,可资耕读,遂来此定居。并告家人曰:“吾闻沃土之民逸,逸则生奢。废土之民劳,劳则思俭。吾愿尔曹勤而好文,垂裕后昆,不数传而瓜衍椒蕃,云奶迪大。”余姓自十府君始,至今已传至35代。刚定居时,十府君曾在村西北建坝筑堤,作为屏藩,名为“西门坝”,后人改称余家坝,其村名也由此而来。

余家坝村的先民遵从祖训,以耕读传家,诗书继世。从宋代起人才辈出,仕途顺遂。

由于余家坝村重视耕读文化,办有私塾,聘请有名望的塾

师、西坞村二世祖秀才郭得可

(又名德远)到私塾任职。郭得可重德敬业,悉心教授,深受村里人尊重。他经常往来于西坞与余家坝之间,途经盘龙山。看到盘龙山山清水秀,遂与余家坝此山林所有人协商有偿转让事宜。因郭得可品行高尚,很快协商成功。后来西坞村人丁兴旺,成为四明望族,传说与郭得可选这座山地有关。现在的余家坝与盘龙山有道路连接。盘龙山的传说,使西坞和余家坝地缘相接,人缘相亲,文脉相连,也成了一段佳话。

余家坝村村民勤劳节俭,历史上在村东丘陵地带遍植桑茶果木,在村西北种植水稻。村内建有上南、山头、前堂等十六宅。《余氏宗谱》录有金水西环、金峨瑞雪、五岭浮云、燕窝侨松、狮岩修竹、棚桥垂虹、溪潭映月、泥塘东拱、永福晚钟、庆堂夕照等《余村十景诗》,咏赞余家坝古村。

近日笔者走访了这个位于“金溪五村”最北端的村子。昔日

交通闭塞,筑坝防范的古村,如今村口就毗连宽广的S203省道。村界碑高耸的牌楼下是宽5米、中间蓝绿相间、用沥青铺就的环村公路,与金峨村相连。公路两旁绿草如茵,遍载青松桃李,间有亭台楼榭。抬头远眺,就是峰峦叠翠的金峨山。余家坝山林众多,除金峨山外,还有西山、东山。

进入村内,村道全是水泥路面,环境十分整洁。村内的民居老宅高低错落、疏密有致,但均焕然一新,别有一番悠悠韵致,看来该村近年来对民居和村容村貌进行过整治。站在上横溪的桥上,看到溪流一侧堤岸的砌石青苔斑驳,岸边古居旁的两株古老的香樟树,树干遒劲,如虬龙般凌空跨越在溪流上,树身上长满青苔,卷曲盘绕,但仍生机勃勃,枝繁叶茂,弥漫着历史的韵味。另一侧是新砌的堤岸,有精美的花岗石栏杆、平整的道路和新潮的建筑装饰,还有一个时尚的休闲亭。这条溪流的两侧分别代表着传统和现代,颇有特色。据了解,这几年村

里总投资2000万元,在对旧居进行改造的同时,利用村内空地和拆除旧房的土地置换,新建别墅式住房。已入住的村民有24户,正在建的别墅30套。又改造了长2.3公里的观音岭古道,可直登海拔633.4米的金峨山山顶,每年四五月间,可边登山边观赏漫山遍野的杜鹃花。村里还建有文化礼堂、村史馆、老年食堂、农家书屋、健身房及与邻村相连的塑胶跑道等民生设施。宁波市战略性蔬菜保供基地项目办公室就设在该村;现在村里的花卉产业以盆景制作为主,也很有特色,振兴乡村经济前景广阔。

现在不少农村的老年人多,如何在保留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,增加现代元素,既为老年人营造熟悉、亲切、舒适的生活环境,又要使村里的年轻人能够留下来安居乐业,这是不少农村面临的普遍性难题。余家坝村正在用心用情,着力书写好群众满意的发展经济和民生实事的答卷,使千年古村再添新彩。



海天一色 韩晓霞 摄

毛衣的故事

虞燕

母亲手巧,会编织各种毛衣,耳濡目染,年少的我也逐渐学会了这门手艺。右手小拇指随意缠一圈毛线,微翘着,食指轻挑起毛线,忽前忽后地绕于棒针上,左手则稳稳捏住另一根棒针,持续将线圈往前推。起针、上针、下针、滑针、锁针……这手指的舞蹈让人着迷。

织围巾,织护膝,织马甲,每天一放学,我就在家里捣鼓,母亲夸我是这块料,织得平整、松紧有度,无跳针、漏针。后来,常有同学央我教她们编织,课间休息,女生们围在一起织小物,粗细不一的钢棒针竹棒针,五颜六色的毛线,大伙对自己亲手创造的玩意儿充满了期待。

那个时候,毛衣几乎都是手工织就,午休时,老师们也会在办公室里织毛衣。大概四年级的某天,有几个同学提及——最近,打毛衣就属周老师最卖力,其他老师边织边闲聊,她一声不吭,埋头猛织,简直争分夺秒,好像织的女孩毛衣,但周老师生的是儿子呀。大家东一句西一句,胡乱猜测一通便作罢了。

周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兼音乐老师,生得白净秀气,那段时间,她可能惦记着打毛衣,上完课便匆匆赶回办公室,走路跟一阵风似的,课余更是见不到她人影。同桌不知从哪得的消息——周老师是给她侄子侄女打毛衣,

天马上冷了,要织好几件,所以心急。几位女同学叽叽喳喳说开了,大致意思就是:虞燕,你织得那么好,快去给周老师帮忙。我当然很乐意,一是真心愿为周老师分担,另外也掺有虚荣心,想在大家面前表现一番。

周老师郑重地把毛线交给了我,暗红色,略弯曲,为其他毛衣所拆,我记起周老师曾有过这样颜色的毛衣。她说她那个侄女比我低一级,个头和我差不多,就按我的尺寸织好了,样式就最普通的套衫,末了,周老师摸摸我的头,又轻拍了下我的肩,嘴唇动了动,却没说话,叹了口气转身走了。这次,周老师走得不快,缓缓移出了教室的门,总觉得她的背影跟前不大一样了,肩膀塌着,身体略前倾,背了什么东西似的。

母亲很支持我为周老师分忧,怕我把握不好大小,她给起了头,而后,首尾相连,三根棒针组成了一个三角形,套衫的“底”就算打好了。这件毛衣除了衣身最下部和袖口是罗文针,其他均平针,织起来不太费力。衣身织了一截后,我往自己身上比对了数次,确定够大,才放心往下织。我的手与棒针相辅相成,默契十足,线团慢慢变小,毛衣慢慢变长,锥形渐现,我的心就像家门口那条不断涨水的河,满盈盈的。

那些日子,除了书包,我还经常带着一个布袋子上下学,布袋里装了半成品毛衣,课间、午间时不时拿出来织上一会,同学们把

我围起来,七嘴八舌地问织到哪里了?到肩了吗?什么时候织袖子?羡慕、赞许的目光交织成一张网,罩住了我。周老师及其他任课老师也免不了夸奖连连,我有些飘飘然,想着等整件织完,大张旗鼓地亮相于教室,搞不好其他班乃至全校都传开了,那该多风光。

我在母亲面前流露出了这点心思,母亲的脸沉了下来,语气也变得严肃,她提醒我,不能因为给别人做一点点事情就那么张扬,然后,让我放下手里的活,认真听她讲话。我这才得知事情的原委。那年的重大沉船事故死了好些人,其中就有周老师的两个瘦子,她俩是去宁波购货的,四个孩子就此失去了妈妈,作为孩子们唯一的姑姑,周老师难免操心,小孩子长得快,之前的毛衣都小了,只得重新织……母亲又说,女孩刚刚失去了妈妈,那个曾经年年为她织毛衣的人再也找不见了,你若不合时宜地宣扬为其织毛衣,同在一个学校的女孩听到了会怎么想?岂不勾起她的伤心事?

我半天没说话,原先的那些杂念如灯熄灭。再拿起棒针,已不似往日轻盈,我更加勤快地织,也更加细致,织毛衣时再也不瞄电视了,一门心思织呀织,边织边在心里默默祝福毛衣的主人。在分袖、分领当口,都让母亲监督,怕万一出错,返工费时,我最担心的是,天气突然变冷,女孩却还穿不上这件毛衣。

毛衣终于织好了,我一阵轻松,学着母亲的样,将其平铺在床上,叠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,连同剩余的

毛线装进手拎袋,置于床头。临睡前,我扒开袋口,摸了摸,看了摸,反反复复,那种心情难以形容,略感欣慰,又颇为不舍,还有一股忧伤弥漫开来,是的,我织的毛衣里,藏匿着另一个小女孩的忧伤。

第二天,数学课后,趁周老师经过,我把手拎袋交给了她,有同学凑上来想瞧瞧成衣,我赶紧摆了摆手。面对周老师真诚的谢意,有一瞬间,我真想问她的侄女叫什么名字,或许我可以和她成为朋友的,然终究没有说出口。

那件毛衣里织进了我的心意和祝福,我称它为“祝福毛衣”。偶尔,我会想象毛衣穿在女孩身上的样子,她会喜欢吗?她会想起织毛衣的人吗?两个互不相识的小女孩竟因“祝福毛衣”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,付来也挺神奇。

某日,放学后,我在校门口等同学,同学们陆续出来,着装各异,我一眼认出了自己织的毛衣,我太熟悉它了,套头,小翻领,它正被一个短发女孩穿着,女孩背着颜色发旧的书包从我身边走过,她的侧脸被头发遮了大半,五官隐没于阴影。夕阳包裹着她朝前,朝前,我心跳得很快,但还是忍住了上前与女孩相认的冲动,只呆呆望着她的背影,那抹暗红色在我眼底一跳一跳,直至拐入小径,像个梦似的远去了。

那么多年了,每每见到毛衣,我总会想起“祝福毛衣”,想起那个女孩,她有感受到我的祝福吗?在其不幸的童年里,那件毛衣是否曾温暖过她的身和心呢?

林上军

寒风飒飒,渐入深冬。望着远处的山峦,我想起小时候砍柴、挑柴、装运柴草的日子。

老家原居深山冷杳密林,那里是舟山本岛稀有的崇山峻岭;走进此地,人们恍如来到大山深处;其实,从山腰往外张望,海岸近在咫尺,穿梭的船只隐约可见。

在燃气尚未普及之时,人们烧火取暖只有稻草、柴草、木头。在每年秋冬季节,上山砍柴,用于烧饭煮菜,往往本来还是一片暗绿色或彩色山林,半个月左右时间,每个山头都变了颜色,几乎变成白色或褐色,一个个山顶成了“癞头”。

山上的柴草归属,不仅仅是属于山脚边的村落,一部分属于周边甚至更远的村落。于是砍柴时节,邻村的劳动力,三五成群,带着扁担、绳索、柴刀等工具,起早摸黑,来我家附近的山上砍柴。有暇时,我偶尔也加入砍柴大军行列。

砍柴绝对是苦活,右手拿着柴刀,左手抓住柴草,这柴草,大多是硬的柴棒,有的植物还有齿,有像刀片一样的叶片,抓下去,往往手心一带甚至手背皮肉被刺破、割破,出血、流血,很正常;活干完没几天,这些破损的地方就自然结痂了,除非伤口很大才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。

山大多比较陡,有的柴草甚至在悬崖一带,砍好的柴要挑下来,确实考验功夫。如果走路不小心,或脚底打滑,连人带柴会滚下山去。但那时的人们似乎很经得起摔,翻几个跟头后爬起来,找到滚散的柴草,继续小心翼翼地挑。我也挑过柴草,挑过之后,肩膀要疼好几天。挑柴草时,每个人都拿一根“垛柱”,也就是类似树杈的棍子,放在左肩,与右肩的扁担形成一种相互协作、相互借力的局面,这样右肩的压力就明显轻了。挑到中途,要歇歇脚,“垛柱”一头置地,有枝杈的那一头托举扁担,前头的柴把悬空,后头的柴把接触地面,再起来挑时,用劲就可以少一些,轻松多了。

辛辛苦苦砍下来的一把把松散的柴草,要捆在一起,也要有点方法技巧的。我印象中,捆柴先铺好两条绳子,这绳子一般是用稻草搓成的,用长条硬柴打底,然后软柴草一层层放上去,好在柴草都是长条的,所以哪怕纯粹的软草、短草,砍柴人总有办法把它交错着捆起来,有能

耐的还捆得很大。正劳力挑四把甚至六把柴草,每把柴草形似柴油桶,力气小的挑两把、三把。

砍柴的季节,也是无形中比谁家砍得快的季节,所以,那个时候家里劳动力多的人家,没几天,自家山林地的颜色就变了。

柴挑到家里后,就堆放在一片空旷地叠起来。这些柴,自己烧还是次要的,每到冬季,远处乡镇的人们就开着大大小小的拖拉机或运输车,来我们这里买柴草。

他们买去用于砖窑厂烧制砖瓦。那些乡镇的砖窑厂要把大量的砖瓦烧制出来,缺乏煤炭岁月,只有用柴,用大量的柴。所以,待远处乡镇砖窑厂的拖拉机成群结对过来时,老家门口那条公路上好不热闹。称重、装载、系绳,每家每户有柴,从早忙到晚,像过节一样。装柴时,叠到高处时,有人在下面送,有人在上面接应,顺着移动的梯子把一捆捆柴草背上去,直把拖拉机装得开起来似乎要侧翻的样子。傍晚时分,待拖拉机都开走了,柴草装完了,这一带村落的人们回家喜滋滋地数起了现钞。对于他们来说,那年口,卖柴草是一笔不小的收入,就如后来有些人家养猪养鸭养鸡的收入。

那年代,自家用的柴草,很大一部分还有松树的针叶。落在柴草间的针叶,是用一种如钉耙般的竹耙去收集的。半天时间,往往能收集一大捆。因为松叶有油,放入灶头,烧起来有时会发出嗞嗞的声响,火一下子也会旺起来,感觉过瘾。

岁月如歌,光阴如水,砍柴的情景至少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。后来,随着燃气的普及,农村人再也不用盯着山林地,苦苦地砍柴、危险地挑柴,累累地装柴,望穿秋水,盼着外面的拖拉机来运柴,指望着有限的柴草给他们带来一些收入。家乡那些山,再也不会出现“癞头”景象了,已有许多年没人去砍柴了,草长林悠山更美,山上各类灌木、树木郁郁葱葱,春天山花烂漫,动物时有出没。

近两年,山间道路逐渐修到山顶,还有茶吧、休闲屋、民宿,这绿色的大山,被冠以各种有文化意蕴的名称,有的已开发成景区,有的俨然成为旅游打卡网红点,这可是过去人们所不敢想象的。

山林的老黄历,那是抹不去的艰苦岁月,曾经被年年收割的一座座山头,如今终于用另外一种方式,给山民带来一种悦目的享受,展示着一道道甜蜜的风景。

三味夜话⑪

挑灯夜读《雪窦山》

杨洁波

12月18日,奉城的银杏树突然一起落叶,仿佛是一场金黄的盛宴即将谢幕。今年最后一期三味文学沙龙就在落叶纷纷中举行了。文友们相聚于三味书店二楼崭新的茶话室,一起讨论《雪窦山》冬季刊。

奉化区文联主办的《雪窦山》文学季刊刚刚推出了第103期。每期120页,内容包含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评论等多种体裁,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作者群体。这两年,为了改变奉化作家青黄不接的情况,《雪窦山》积极吸纳文学新人,尤其欢迎90后、00后年轻写作者。新栏目“雪窦关注”专门推出新作者的作品,本期也有新面孔亮相,比如苏塔带来了组诗《横向之花》,李明茜带来了散文《遥远的怀念》。主编俞赞江将《雪窦山》与宁波各区(县、市)的文学内刊做了横向对比,我们的刊物在内容、刊数、发行数量上都占一定优势,也为奉化作者的成长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原杰是《雪窦山》的老作者了,几乎每一期《雪窦山》上都有他的作品。他表示自己正在争取创造一个纪录,成为连续上刊最多的作者。他对栏目的设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,提议合并新诗与古体诗,将“旧诗吟坛”改成“古体今吟”,将书评栏目纳入到“散文长廊”下。

高鹏程点评了诗歌专栏中的几组新诗。他盛赞了陆旭光的组诗《光线课》,尤其是其中一首《衣趣园观葵花》:“葵花相当于一个个电桩,

正给一颗渐渐老去的心脏充电。”这首诗与芒克《阳光中的向日葵》遥相呼应,赋予了向日葵这一诗歌中的经典意象一种全新的意义。汪知羞在组诗《你在捕捉那美好的希望吗》中,融入了他独特的生活体验。作为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,他笔耕不辍的精神也让我们感动。

本期《雪窦山》小说头条是沈潇潇老师的《蒙昧时光(二)》,描写了文革时期一名少年的成长史:收集歌曲,抓“反革命”,挖防空洞,冬夜拥被闲聊,偷看少女跳舞……年轻的生命在无人留意的角落热烈生长,少年的情愫在绽放美丽的火花。

本期《雪窦山》的散文栏目有许多精彩的篇章。沈永明为了写作《守望潮汐》,不但从网上学习相关知识,还特地两次去桐照海边亲身体验生活,为写作积累素材。虞燕从小就喜欢观察身边的人,她的《山河故人》就描写了农村海岛里几位老阿婆的生活。陈礼明的《阅读记》写的是平凡的生活琐事,却有一种恬淡的诗意,有别于世情的喧嚣。高鹏程的《鲁院随笔一组》,记录了十多年前他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的所思所感,对于写作者而言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。

在快阅读的时代,《雪窦山》最大的心愿是被更多人了解,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。这些年,奉化各机关单位、学校都能收到《雪窦山》,奉化三味书店前台也可以免费领取赠刊。如果《雪窦山》有缘与你相遇,不妨请你翻阅一番,说不定能其中遇到你的朋友,读到发生在你身边的故事,重温你曾经历过的时光。